

有没有卑微女主的小说？

我是被他捡回来的小奴隶，后来我怀了他的孩子。

可这个男人不想娶我，他有一个忘不了的白月光。

当我把他丢入地牢的时候，我忘不了他那双如鹰隼般直盯着我的眼睛。

这就对了，这才是你，我们同样残忍暴虐，嗜杀如命，我们才是一类人。

以后，你就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牢里，陪着我吧。

—

天祚十八年冬，西州蛮族攻入梁国西京行宫。

梁国皇帝带着后妃、皇子皇女仓皇逃走，羽林卫也纷纷撤离，留下行宫里手无寸铁的宫人，坐以待毙。

我就是其中之一。

当晚，蛮族人在行宫开庆功宴，美酒佳肴，光影糜烂。

而我们四十多个宫女，跪在殿外的雪地里，吹着寒风，等待着可怕的命运。

行宫里的其他宫人都已经被杀光了，只留下我们这些年轻宫女，供那些蛮族军官纵欲享乐。

好几个宫女在默默饮泣，心里都明白，落到这些残暴的蛮族手里，下场比死还可怕。

这时，一个蛮族军官走到我们跟前，粗声问道：「谁会跳舞？」

宫女们惊恐地缩在一起，没人回答。

「谁会跳舞？」那军官提高声调，「梁国女人不是很会跳舞吗？没人跳，就去死！」

「我会一点。」我抬起头说道。

他轻佻的目光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两遍，「过来，给我们的王子跳一支。」

殿内横着几具没有脑袋的尸身，血还在汨汨流淌，从尸体的穿着来看，应该是梁国的大臣。

我尽量当作没看到，音乐响起，舞动水袖，跳起了一支「殿前欢」。

我哥哥曾夸我，跳起舞来太勾魂，「像画里的神仙，又像山里走出来的妖精」。

西州蛮族王子眯着栗色的醉眼，幽幽地盯着我。

他手边放着一把长刀，刀上沾满了血。

我想起了关于他的那些传闻。他残忍暴虐，嗜杀如命，每攻下一城，都会屠城三日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。

他杀得最多的，还是冯氏皇族。

没有一个冯家人落在他手里，能活过三顿饭。

我想着他的这些可怕事迹，脚下的舞步凌乱了。

一不小心踩到自己的裙角，很不雅地跌了一跤。

完了，我想，要被他砍了。

可他竟然亲自探身，扶住了我。

我闻到了他身上的血腥味儿。

他拽着我的手，迈过无头尸身，踏着满地的血，走进内殿。

二

玉休殿里，蛮族王子慵懒地靠在床边，玄色外袍已经褪去，只着一件白色中衣。

我站在他面前，攥着裙摆。

「你刚才的舞跳得很好看，梁国女人都像你这么好看吗？」他的声音很温柔，一点不像个杀人狂魔。

「奴婢蒲柳之姿.....」

「你多大了？」

我小声回答：「十五。」

「叫什么名字？」

「小鸟。」

「小鸟？好奇怪的名字。」

「我娘怀我的时候没东西吃，我生下来只有一只小鸟那么大，娘就管我叫小鸟了。」

「这么可怜啊。」他揉揉我的脑袋，「把灯吹了，你就下去吧。」

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「下去？」他这就放我走了？

我怕他反悔，赶紧退下。

牵着裙子一路狂奔，跑出玉休殿，站在雪地里，我又回头看了一眼玉休殿透着暖黄色灯光的窗户，才想起来，刚才忘记帮他吹灯了。

三

四十多个宫女被蛮族军官瓜分，很多人直接被抓到军营去了。

我的下场目前看来是最好的，王子慕容策把我留在身边使唤了。

他白天不在行宫待着，而是在城外练兵。我就比较清闲，在玉休殿里待着无事可做。

我想跑，但是没想好怎么跑。

我的好朋友宫女乐乐，由于长得太丑，没被蛮族军官看上，侥幸活了下来，还留在宫里继续做粗活儿。她行动比较自由，偶尔还能给我带来一些宫外的消息。

西州蛮族占领了整个西京，满城抓人。城破之时没来得及逃脱的皇族和官员，都被抓起来，酷刑折磨。

他们还在到处找一个女子，她叫冯观暮，是梁国皇帝的五公主。

所有西京百姓，都被禁止出城。

所以，我们想逃出去，难于登天。

「就算是逃出西京，又能去哪呢？」乐乐愁闷地说。

我们都明白，梁国已经失掉了半壁江山。最近大雪封住了岳关，蛮族无法东进，梁国皇帝还能在东京暂时安稳几天，待雪停以后，只怕东京也危险了。

乐乐走后，我继续为自己的未来发愁。觉得胸口发闷，就打开窗户，吹着冷风发呆。

门外传来沉稳的脚步声。慕容策回来了。

我赶紧关上窗，拘谨地站起来。

慕容策说：「窗外黑黢黢的，有什么好看的？」

「奴婢闲得没事.....」

「旁边就是书房，你可以自己进去找书看，冯潇老昏君倒是藏了不少好书。」

我低下头，卑卑怯怯地说：「奴不认得字。」

慕容策有点意外，「梁国女人还有不识字的？」

「有钱人家的女儿才请得起教书先生。」

「哦，这样啊。」他负手踱到窗边，忽然说，「我的未婚妻，是个大才女。」

他嘴角弯起，似乎在笑，「她写字很漂亮，飘洒隽逸，独具一格。她文章写得更好，就算是骂人，辞藻章句也华美精妙，令人拍案叫绝。」

我唯唯诺诺地说：「奴婢什么都不会.....教殿下错爱了。」

「不，你有你的好。」慕容策转头看着我，那眼神像在看一个宠物，「你很乖。」

「殿下的未婚妻，不乖吗？」我半仰头，有点天真地问。

慕容策说：「她是这天底下，最不乖的人。」

四

十天以后，雪停了。蛮族人准备越过岳关，进攻梁国皇帝所在的东京。

梁国太子和六皇子领兵十万，在岳关迎击。

这一战，梁国人居然把蛮族人打败了。

再战，蛮族人又败。

慕容策怒不可遏，他在书房里和下属用蛮语对话，听那语气，非常暴躁。

等他们话说完，其中那个打败仗的将领就被慕容策当场削了脑袋。

剩下的将领战战兢兢抬着尸首离开，我蹲在地上，擦洗血迹。

慕容策坐在书桌后面，阴沉地看着我。

「你见过冯观暮吗？」他突然问我。

「殿下说的.....可是我们五公主？」

「你见过她？」

「五公主平日里都在东京，很少随帝驾来西京过冬，奴婢没有见过她。」

慕容策烦躁地吁一口气。

「殿下问五公主做什么？」

他说：「冯观暮，就是我的未婚妻。」

我一愣。五公主的未婚夫.....竟是这个蛮族王子？

「她不乖，我要把她抓回来，杀掉。」

我呆呆地望向他。

他站起身，出去了。

五

这一晚，慕容策喝了些酒。回到玉休殿，一见到我，就说：

「小鸟，我想看你跳舞。」

没有音乐，我就干巴巴地给他跳了一支。他看得却很入神，拍手道：「好！真好看！」

他忽然拽住我的衣带，将我扯进怀里。

在我的脖颈处狠狠嗅了一下，「小鸟，你真香。」

我紧张得不得了，整个身体都是僵硬的。

「别怕我。」他说，「跟着我吧，我会对你好，一辈子对你好。」

我愕然望着他。

一个蛮族人，一个在书房里砍人脑袋的蛮族人，一个声称要把自己的未婚妻「抓回来杀掉」的蛮族人，竟会对着一个被俘虏的奴婢，说出这种温柔的话？

不过想想，这些日子，他对我真的太好了。

不碰我，不欺负我，对我客客气气，偶尔还跟我讲讲他的心事。

我不明白他干吗对我这么好。

但我心里有点暖暖的。从小到大，没人对我这么好过，没人这么在意过我。

六

几天以后，蛮族人又和梁国在岳关打了一仗。慕容策亲自上阵。

这一仗，听说慕容策大获全胜，还活捉了六皇子冯观心。

慕容策凯旋的这天晚上，行宫里又摆了庆功宴，我站在慕容策身边，他不停地让我给他倒酒，他看上去心情很好，至少没当场杀人。

酒至半酣，有个将领问慕容策：「王子准备怎么处置冯观心？」

慕容策放下空酒杯，说：「梁国完成婚约，把五公主送过来，我就放了冯观心。」

我倒酒的手一抖，酒都洒外头了。

他抬头瞥了我一眼，冷淡地说：「下去。」

庆功宴结束了，他喝得很醉，被我扶着往玉休殿走。

半路上，他忽然问我：「小鸟，我要把冯观暮接回来，你是不是不太开心？」

我赶紧说：「奴婢哪敢！」

「等她来了，我就把她杀掉，还把你留在身边，跳舞给我看.....」

我就当他是醉人醉语了。

「殿下.....为什么一定要杀了她？」

「如果不是因为她，我不会来打这场破仗。」

哦？这么说，蛮族人打梁国还是因为一个公主了？

我不太相信，但也什么都没说，扶着他躺在床上。

「不要走。」他用力一扯我，把我扯进他酒气熏天的怀里。

然后就听到他的鼾声。

七

梁国同意了慕容策的交易，愿意用五公主冯观暮换回六皇子冯观心。

毕竟，冯观心的母亲段贵妃正得宠，梁帝怎舍得委屈了她的儿子？

乐乐跟我说这事的时候，愤愤不平，「我就看他们最后能拿出个什么来应付蛮族人！那个六皇子，人那么坏，就该让他被蛮族人宰掉！」

我不说话，只看着窗外。最近心情不太好，胸口闷闷的。

慕容策回来时，又看到我对着黑漆漆的窗外发呆。他叫了两遍「小鸟」，我才反应过来。

他笑道：「傻乎乎的，经常叫你名字没反应。」

我走过去，替他解下披风，随意地问：「明天，五公主就该到了吧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恭喜殿下。」

他低头看着我，「恭喜我什么？」

我没说话，拿着他的披风准备去挂上。

他把我拉住，一把拂掉我手里的披风，突然吻住了我的唇。

我推他，他用力把我往怀里一箍，我快喘不过气了。

他嘴里没酒味，应该不是喝醉了酒。

可为何突然如此.....

我来不及多想，已经被他压在了床上。

我疼痛难忍，哭了起来。他停下动作，用大拇指擦我的眼泪，粗粝的茧子刮得我又刺又痒。

「小鸟，别哭，我不会喜欢冯观暮，我只喜欢你。」

我不会喜欢冯观暮，我只喜欢你.....

他这话让我有点恍惚。

深夜，他抱着我，静静地躺着。

这张床，是梁帝躺过的龙床。他曾抱着自己娇美的妃子，在这里度过了无数个冬日春宵。

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也会躺在这里，而且居然是和西州蛮族的王子。

他没睡，我也没睡。

他说：「小鸟，你想不想听我和你们五公主的事情？」

我心里很矛盾。说不想，是假的；但又怕听了会难受。

慕容策兀自说：「我与冯观暮，是指腹为婚。」

西州王慕容聪与梁国皇帝冯潇，曾经是相识多年的酒肉朋友。
慕容聪曾出兵协助冯潇打退过南方将领的叛乱。

那次凯旋，两人喝多了，拉着各自怀孕的妻子，来了个指腹为婚。

不久以后冯潇的皇后先生了，是个女儿，取名冯观暮。三天后慕容聪的王后也生了，是个儿子，取名慕容策。

亲事就这么定了。

冯观暮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个未婚夫叫慕容策，慕容策从小也知道有个未婚妻叫冯观暮。

冯观暮在东京的皇宫里，慕容策在西州的王宫里，隔了三千多里，两人从没见过面，但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互相通信了。

信的内容很单纯，就是对骂。

冯观暮瞧不起慕容策，慕容策看不上冯观暮。

如此隔空对骂了十多年，两人十七岁的时候，该完成婚约了。

按照梁国礼节，要由慕容聪带上聘礼，亲自去东京向梁国皇帝提亲。

慕容聪不想去。因为那时，西州和梁国的关系已经不太好了。

慕容策就求他父亲，说自己很想把冯观暮娶来欺负一下。

慕容聪拗不过儿子，就带着聘礼去了。

结果刚到东京不久，慕容聪就被斩首，尸体在城门口挂了十多天。

慕容策大怒，发誓戮尽冯氏，为父报仇，大仇不报，不继王位。

很快，西州集结三十万精兵，攻打梁国。慕容策一路上但凡攻陷城池，就将冯氏皇族斩首，从西向东一路推进，沾了满身腥风血雨。

一年后，梁国西京陷落。

慕容策跟我讲了这么多，我却注意到了个很奇怪的点——他和他的未婚妻，从来没见过面。

对一个没见过面的女人那么执念，真是不懂这个男人。

八

第二天，慕容策宣布纳我为妾。

正牌王后马上就要到了，在这个当口，突然纳个侧室，他想干什么？

摆明了是想让五公主难堪，让梁国难堪。

西州蛮族和梁国在纳妾方面一样随意，没有什么仪式。何况现在慕容策的心思也不在这上头。

他一直在书房里对着一幅画发呆。

画上是翩翩起舞的女人，金钗华服，云鬓雪肤，身段宛曲，长袖翻飞。

她身后，红色夕阳卷着乱霞翻滚如火，猎猎的似要烧出纸面。

「你知道这是什么舞吗？」他问我。

我摇摇头。

他指着右下角三个小字，「观暮舞。」

「观暮舞，据说是冯观暮的绝技。」他有点出神，「三年前，有人将此画献给我，我才知道，那个写字好看、文采斐然的冯观暮，竟还会跳这么美的舞。」

我忽然有点明白了。

明白他为什么会喜欢我。

因为我，会跳舞。

那一夜的庆功宴上，我跳的殿前欢，必定是让他想起了观暮舞。

一个年轻美丽的梁国女人，穿着宫装跳着舞，大概是像极了他心中的冯观暮。

他把我当成了她。

他一直不碰我，却在她到来的前一天晚上要了我，又纳我为妾，一切都太刻意了。他是想让她难受，还是想告诉他自己，他不在乎她？

我沉默了很久，问他：「殿下还准备杀掉您的未婚妻吗？」

他的指尖划过画上的女子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

「如何舍得？」

九

傍晚，五公主到达行宫。

慕容策没有让她来玉休殿，而是把她安顿在了明霄殿。

这一晚，他没回来。

我坐在窗边。窗是开着的，风雪呼呼地往里灌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慕容策独自回玉休殿来了。

一回来就去书房，跟手下将领讨论了一上午军务。

中午，我正吃着饭，他忽然掀开门帘进来了。

「用膳也不喊我？」他笑道。

我站起身，「殿下不去和五公主用膳吗？」

他的目光瞬间黯了一下，又恢复如常。

「我饿了，今天要多吃点。」

我给他拿来新的碗筷，他埋头大快朵颐起来。

看上去吃得很香，眼神却是飘忽的，心思根本就没在饭菜上。

当然心思也不在我这里。

只见，他的手伸到一旁装剩骨头的盘子里，拿起一根我啃剩的牛骨，送到嘴边.....

「喂，喂，那骨头是我啃过的！」我喊他。

他回过神来，看了看手里的骨头，没怪自己吃饭走神，却很流利地倒打一耙：「干吗对我那么凶？」

我：「.....」

「你还拿白眼翻我。」

「我有吗？」

「小鸟。」他放下筷子，严肃地问我，「你是不是心里不痛快？吃醋了？」

我瞠目结舌。

好吧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吧.....

「惹不起惹不起，我先下去了。」我转身就跑。

突然，被他从后面把腰搂住了.....

「不许跑，我的乖小鸟，跑不出我的手掌心。」

我脸一热，「我没跑，准备去给殿下加几个菜。」

「小鸟最是秀色可餐，我不需要别的菜。」他埋头在我脖颈间，呼出的气挠得我头皮发紧。

我握住他环在我腰间的手，外面冰天雪地，他的手很热。

「小鸟，女孩子如果心情不好，该怎么让她开心？」

「嗯？」

「冯观暮.....她昨天哭了一整夜。」

我松开他的手，抬手理了理鬓发，淡淡地说：「哦，哭了一整夜啊？大概是离开了亲人，不习惯吧。」

「那倒有可能.....」

「她可能是有点怕殿下，殿下要不先别去找她，放她自己静一静，过几天就好了。」

「是吗？先不去找她？」他有点疑惑。

「嗯，呃.....对啊，距离产生美.....过两天她自己想通了，怕被冷落，会主动来找殿下的。」

「哦.....」

后面几天，慕容策竟然真的没再去找五公主，怪能忍的。

但我知道他的心一直在往明霄殿飞，人是跟我在一起的，魂不在这。

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

「小鸟，这都几天了，她怎么还没来找我？」有一天，他正写着东西，突然烦躁地把笔一扔，跟我嚷嚷起来。

我帮他把笔放好，不紧不慢地说：「殿下，外头雪停了，木魅园里的梅花开了，咱们去逛逛吧。」

十

我和慕容策一前一后，走在木魅园的梅花树间。

有一树花枝开得特别好，我踮起脚嗅了嗅，听到身后有脚步声，转过头，看到了一个美人。

她披着白色轻裘，鬓边挂着一支金色步摇，脸颊冻得红扑扑。整个人看上去，像一枝压了雪的红梅。

我想，她就是五公主冯观暮了。

我想躲开，但来不及了。她也看到了我。

她非常惊讶，非常非常惊讶。

「冯观暮？」慕容策也很惊讶，张口就问，「你是来找我的？」

我叹气，这个铁憨憨.....

冯观暮却一直盯着我，眉头蹙得很紧。

慕容策瞥了我一眼，说：「她是我的爱妾。小鸟，给公主见礼。」

我一动不动，跟她对视。

我觉得这个五公主是很好看，但没我长得好看。

「小鸟？」慕容策唤我。

我一转身，跑掉了。

晚上，慕容策没回来用膳。

我也没吃饭，继续开着窗子吹凉风。

没过一会儿，慕容策居然回来了。

「小鸟，大冬天的吹冷风，你这什么习惯？」他替我关上窗子，我嗅到了他身上有一股淡幽幽的梅香。

「五公主怎么样？还和殿下置气吗？」我问。

「好多了。」他坐下来，端起我的茶盏喝了一口水，「我耐心也是有限的，再跟我装金贵，我就把她杀了。」

我心说，得了吧，之前说了一百遍要把她杀了，结果呢？

十一

后面一阵子，我就很少见到慕容策了。

他要忙三件大事：第一，与梁国议和；第二，把王都迁到西京；第三，大婚。

梁国这次是血亏，丢了岳关以西的全部土地，还赔了一个公主。

估计后面还有一大拨赔款在路上。

迁都事关体大，慕容策需要回一趟西州。

他准备带上五公主回去成婚。

按照西州的习俗，夫妻要在西州的祖庙里祭拜过神灵，才会受到上天庇佑。

临走时，慕容策来找我吃了顿饭。

「小鸟，我很快就会回来，你要乖。」

我有点蔫，没什么胃口，强打起精神，「嗯，殿下放心，我什么时候不乖过？」

他又简单嘱咐了几句，外头有人提醒他时辰要到了，该启程了。

我替他披上披风，他捏了捏我的脸，走了。

十二

慕容策走后，我「乖乖」地在行宫待着，倏然发现，今年的春天来得好快。

行宫的柳树开始抽芽，梅花开始凋落的某一天，梁国人突袭西京。

领兵之人，是梁国太子冯观棋。

他是将才，有勇有谋，是冯家那帮纨绔子弟里的一股清流。

和蛮族人鏖战两天两夜之后，梁国人收复了西京。

举城欢腾。

行宫里一片混乱，和当初西州人打进来的时候一样。

但和梁国人不同，西州的宫人和侍卫特别倔强，不肯自己跑路，拼死也要守卫行宫。

最后，他们被梁兵杀了个干干净净。

我坐在玉休殿里，听着外面的刀剑声、惨叫声、呼喝声。

我还听到有人命令道：「去找五公主！」

又有人回答：「是，太子殿下！」

冯观暮，所有人来了都要找她，真的是当之无愧的焦点。

十三

西州离西京毕竟很远。慕容策杀回来的那一天，夏天都快到了。

冯观棋厉兵秣马，等他很久了。

军队在西京郊野展开大战，打了好多天，十分惨烈。

最终，还是西州人更蛮一些，梁军渐渐难以招架。

而且，东京的粮草支援迟迟难以到位，国库早都被冯家那些蛀虫掏空了，根本支撑不了那么久的战争。

最后，慕容策的大军兵临城下。

冯观棋很硬气，不撤不降，硬扛着西州人的一波波凌厉攻势，竟又扛了十多天。

城里的粮食已经严重不足。

再发展下去，估计要人吃人了。

慕容策也失去了耐心。第一场夏雨结束的那天黄昏，几架新制造出来的巨型投石机出现在城外。

他们准备砸城墙了。

西京城墙虽然高，但年久失修，根本经不起砸。

就在这时，冯观棋拿出了最后的撒手锏——

我。

我被绑缚双手，押上城墙的最高处。

夕阳很烈，赤云在天边翻卷，像一只发怒的火龙。

我迎着暮色，看到了城下的慕容策。

他坐在一匹白马上，红色披风被风吹起，和天边的暮色很般配。

他看到我了。

我也看着他。

我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认出我，我们很久没见了，我也变了样，肚子很大了。

不再是那个轻盈娇小的小鸟了，像一只笨鸭。

他抬头望了我很久很久。我不太能看清他的表情，离得太远了。

但我知道他在做选择——是选择这个妾和她肚子里的庶子，还是选择西京这座城呢？

我要是他，我也纠结。

投石机已经装填好了巨石，只要他一声令下，就可以把这座城墙和城墙上的人砸个稀巴烂。

这座城墙以东，是梁国的千里沃土，美女财富。

他胯下的马儿突然嘶了两声。我感觉他已经想好了。

他举起右手，果断落下.....

巨石瞬间弹出，裹挟着可怕的风声向城墙飞来。

随之而来的还有密集如雨的箭矢。

我闭上眼。

十四

西京城破，梁军防守彻底瓦解，仓皇撤退，弃城东撤。

硝烟散去后，慕容策在坍塌的城墙边找到了我。

我满头满脸是土，像个猴子似的躲在一个墙洞里。

他跑过来，仔仔细细看了我半天，感觉我「完好无损」，松了口气，拍拍我脑袋上的土。

我打开他的手，怨愤地瞪着他。

「小鸟.....对不起，我也是没的选。为了打西京，西州已经死了太多人。」

他衣服上沾满了血，今天死在他手里的梁兵，估计也不会少。

他轻轻摸了一下我的肚子，惊叹道：「小鸟，我走的时候，你怎么没告诉我啊？」

说实话，我发现自己有孕的时候，真的很郁闷。

这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了。现在这世道乱得一塌糊涂，孩子他爹还忙着跟别人大婚，我能不能把他安稳生下来都不好说。

刚才就差点被孩子他爹的投石机砸死。

慕容策看上去还是比较高兴的，他亲自带我回到行宫，安顿在玉休殿，又是嘘寒又是问暖。

但绝口不问我落在冯观棋手里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。

也许他根本不关心我经历了什么。他没问过我的身世，没问过我的过去，也没关心过我的未来。

我和他之间只有现在。

和我待了没多久，他又走了。西京刚被「收复」，还有很多事要做。

他走后，我发现，玉休殿外多了很多守卫。

之后的几天，慕容策一直没来找过我，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不过很快，行宫里又多了另一个人。

五公主冯观暮，她比慕容策慢了几天，从西州赶回来了。

拜冯观棋所赐，她与慕容策的婚没结成，估计要再往后拖一拖了。

冯观暮依旧在明霄殿住着，与我住的玉休殿遥遥相望。

这一天我吃过午饭，有人来通报：五公主要见我。

上次木魅园意外撞见之后，我俩还从没见过面。趁着慕容策不在，她突然要见我，想干吗？妻妾见面，岂不是分外眼红？

十五

明霄殿里的五公主，像一朵失水的牡丹，忧郁，憔悴，美丽快要凋谢。

她见到我，居然对我说：「救救我。」

她告诉我，她没有办法在这里待下去了，她要回家。

我问她：「慕容策对你好不好？」

她说：「不理我，算不算对我好？」

我才知道，慕容策对她非常冷淡。

不是最近梁国撕毁和平条约才对她冷淡的，是从一开始，就没对她热情过。

很多次我以为慕容策去明霄殿吃饭过夜，其实他是出宫办事了。

对五公主，他没多说过一句话，没露过一个笑容，甚至没正眼看过她。

费尽心机得到的未婚妻，他的白月光，他的朱砂痣，得手了又不理不睬是什么意思？他是真心喜欢冯观暮吗？

她求我帮她逃离行宫。

「外面有守卫，只有把他们引开，我才有机会。只有你能帮我了。」

从明霄殿回来的路上，乐乐劝我：「别管她了，咱自己还忙不过来呢。」

我望着天边暮色，「我想让她尽快从我眼前消失。」

十六

第二天，我又去了明霄殿。

跟五公主聊了一会儿，我忽然大汗淋漓，捂着肚子倒在地上。

乐乐喊起来：「哎呀，不好了，动胎气了！」然后咋咋呼呼出去喊人。

外面的守卫被她支使着去找大夫、端热水、拿药，一时间乱作一团。

大夫来了，给我看了脉，拈着胡须困惑地说：「没发现脉象有问题……」

我摸着肚子说：「咦，确实不痛了耶。」

这时有人才发现，五公主不见了。

这事儿大了，立即去找，但翻遍了整个行宫，没有。

当晚，慕容策就回来了。

冷静听完五公主失踪的过程，他招手让我走到他跟前，关切地问道：「肚子还疼吗？」

「不疼了。」我说。

突然左脸一疼。

我好半天才反应过来，慕容策打了我一巴掌。

这一巴掌不是很重，但这是他第一次对我动手。

我惊了。

他只是冷笑，「可不要说你委屈，你敢说冯观暮不是你放走的？」

我激动起来，大声道：「我就是嫉妒，不想你跟她在一起！」

「真的吗？」他眼中的寒冰有点松动，「你这么想的？」

「不然呢？我有什么理由冒这种险？」

「也许你还有个理由。」

「是什么？」

「你难忘旧主。」

我更惊了。

他抓住我的胳膊，把我扯到窗前，推开窗户。

我看到，乐乐跪在台阶下，一个侍卫站在她身侧，举起长刀。

刀落。

乐乐那颗总是晃动不停的小脑袋，也落了。

我僵直地看着这一切在转瞬间发生。

慕容策一直盯着我，观察着我的反应。

我并没有哭叫，也没有求饶，只是红着眼睛死死瞪着他。

「这还不够。」慕容策说，「冯观暮是我用冯观心换来的，现在她跑了，这个六皇子也该死了。」

我蹙眉，疑惑地望向他。

「这两天，我把梁人彻底打进岳关，把你们六皇子又捉回来了。他被判了箭刑，马上执行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刑场观刑？」

我脸色一变，「我不去！」

「终于害怕了？」他冷笑，「以前你在行宫里当差，是不是侍奉过你们六皇子？舍不得他，嗯？」

「我不去，我不去！」我转身就跑。

他把我扯住，「不去也得去，让你亲眼瞧着自己的旧主是怎么死的，好让你记住谁才是你的新主子，以后少在我跟前做小动作！」

十七

圆形的靶场上，冯观心被绑在一个木架子上，周围围了一圈持着弓箭的西州兵。

慕容策拉着我走到近前，正面对着冯观心。

冯观心双眼被蒙，看不到周围的情况，但他已经嗅到了死亡的气息。

他崩溃地大喊：「三哥！五姐！救我！救我啊！」

喊到后来，就变成：「冯观棋！冯观暮！你们这对贱人！我到阴曹地府也不会放过你们！」

「行刑吧。」慕容策懒懒地吩咐。

一个弓箭手当先射出一箭，射中了冯观心的大腿。

「啊——」他惨叫。

第二箭，射进了他的膝盖。

第三箭，肩膀。

.....

射了七八箭，全都不在要害上。

这是要把他慢慢折磨死。

冯观心还在嘶哑地呼喊：「三哥，救救我啊！五姐，快来救我啊！别抛下我一个人！」

慕容策说：「取掉他眼睛上的布，让他看着自己是怎么死的。」

有侍卫上前，取掉了他的蒙眼布。

我不忍地背过身。

慕容策却强行把我扳过来，让我正面对着他，「仔细看好了！」

冯观心看到了我们。

他蓦地睁大了血红的眼，像一只发狂的野兽，狰狞地嘶吼：「五姐！五姐！救我，救我——」

他望着的方向，是我。

「冯观暮！你好狠的心，要看着我死吗？！」他继续对着我喊道。

慕容策慢慢转头，望向我。

我没有看他，抬手理了理鬓发。

「嗖嗖嗖——」

从四方飞来一阵箭雨，慕容策周围的侍卫中箭倒下。

剩下的侍卫连忙拔刀，却被身边的同伴一刀砍翻。

三下五除二，慕容策被包围了。包围他的，是一群穿着西州兵服的梁国暗卫。

隔着刀兵，他狠狠看着我，喊出了我的名字：「冯观暮！」

我命令道：「把慕容策绑起来，带到玉休殿。」

走了两步，我又转身吩咐亲卫：「我的六弟，看样子伤得很重，你们能救则救，不能救就别勉强，反正到时候贵妃娘娘问起来，人是死在慕容策手上的。」

亲卫心领神会地说：「五公主，属下明白了。」

十八

玉休殿的书房里，这次坐在书桌后的人是我。

被五花大绑的慕容策，站在我面前。

我格外开恩，没让他跪，给他留点面子。

慕容策很平静，眼中有沧桑之感。

「冯观暮。」他赞扬我，「好演技，好心机。」

「还行吧。」我无聊地抠着指甲，「都失身了，代价也挺大的。」

他眯了一下眼睛，「所以，从一开始，就都是你设计好的？」

提到一开始，那我就要讲讲故事了。

一开始，并不是我设计好的。

蛮族人突然打到西京行宫，我也很懵。我也想跑来着，一不小心被七公主冯观夜使了绊子，没跑成。

没办法，我们冯家兄弟姐妹就这样，从小到大互相坑，被坑死的也有好几个了。

情急之下，我换上宫女的衣服，混在宫女当中，被蛮族人俘虏。

那些宫女都认得我，但没人敢暴露我的身份。在梁宫混了这么多年，这点儿威慑力我还是有的。

蛮族人开庆功宴时，我，五公主冯观暮，跪在玉休殿外，身旁的宫女们在哭，我脑中在苦苦思索着脱身办法。

不远处有一只小鸟，在雪地里跳来跳去，很无忧无虑的样子。我忽然想，我要是变身成一只小鸟，呼扇着翅膀飞出西京，该多好啊！

这时，蛮族人过来说，他们王子想看跳舞。

梁国宫女都是八九岁入宫，哪儿有会跳舞的啊！但要是满足不了他们，不知道他们又会干出什么事来。

我只好说，我来跳咯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慕容策。他长得很好看，脸上的每一个弧度都很英挺，就是皮肤有点黑，硬汉的感觉。

还不错。

我的观暮舞乃东京一绝，我三哥，太子冯观棋，养了几百个舞姬，唯独对我的观暮舞无法抵抗，说我跳起舞来像神仙，又像妖精。

这回在庆功宴上，我随便跳了几下，慕容策就被迷住了。

什么？他不是号称只爱冯观暮吗？不是要为她守身如玉非她不娶吗？

不是我瞎说，当年他在信里就是给我这么说的。我拒绝了他，他不甘心，又让他父王来提亲。冯观棋把他父王杀了，他才怒而起兵的。

结果这么快就对一个舞女移情别恋了吗？还对她那么温柔，以前在信里也从来没对我这么温柔过！

作为冯观暮本尊，我是有点受伤的。

然后又发现，他好像也不是那么喜欢小鸟。她对他来说，就是个替代品，冯观暮的替代品。

嗨，其实我也搞不懂他心里怎么想的，反正对待感情我是不会这么纠结的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

十九

待在慕容策身边那段时间，我也没有闲着。他不在的时候，书房里堆的那些情报，我都看过一遍。

等他回来，我还得装不识字，啊，心好累。

他和将领们在书房谈事情，我就在外面大大方方听。最机密的事情他们会用西州蛮族语，但我听得懂西州语，哈哈。

每晚戌时，我会打开窗户，把情报传递给守在外面的内应。

真以为我爱开窗子吹冷风吗？做情报工作我是多么不容易。

所以，慕容策在岳关迎战冯观棋时，才会屡战屡败。要是没有情报，凭借梁军那点儿本事，就够给慕容策挠痒痒。

只是便宜了太子冯观棋。

可后来慕容策还是取胜了，还活捉了老六冯观心。一群蠢货啊蠢货。

不过，如果冯观心折在慕容策手里，也挺不错。太子和我不爽老六已经很久了，但他的贵妃母亲太厉害，我们一直没法动他。

我猜，这次老六被慕容策活捉，肯定少不了太子的「帮忙」。

只是没想到，慕容策居然.....要拿冯观心换冯观暮？

我有那么值钱啊？

乐乐恨恨地说：「五公主，蛮族人来的时候，他们把你丢在行宫里，现在我就看他们能拿出个什么来应付蛮族人！」

我其实有点方。梁国交不出人，万一逼急了，有知情人给慕容策泄露点什么，我就没法玩了。

可是，又一个没想到，他们还真把「五公主」交出来了。

太子通过内应告诉我，父皇和贵妃娘娘救子心切，硬逼着七公主冯观夜冒名顶替我。

好吧，老七当时害我困在行宫被蛮族人俘虏，估计没预料到报应来得这么快吧。

「五公主」到达行宫的前一天晚上，慕容策不知为啥把持不住，竟对我「下手」了。

我本来应该很抗拒的，但也不知为啥，竟有点软。

身软，心也软。

他抱着我，亲吻我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是乱的。就那么轻易被他推倒了。

他成为我的男人，我成为他的女人的那一刻，我哭了。他以为我是疼，其实我只是有点幸福。

我母亲死得早，从小到大没有人爱过我，没有人稀罕我，亲人们都是利用我，我也利用他们。我更恨我的父皇，在我还没出生时，就把我许给一个蛮族王子。

从小到大，我都厌恶那个素未谋面的「未婚夫」。与其说是厌恶他，倒不如说是厌恶我自己的命。

然而却是慕容策，竟是慕容策，给了我一生中最温暖的体验。

那天晚上，他还跟我讲他和冯观暮的故事。虽然他提到她的时候语气很不屑，但我听出了他的爱意。

他爱她，恨也只是因爱生恨。我作为小鸟得到的他的爱，都是从冯观暮那里移情过来的。

他爱这个我，是因为他爱另一个我.....想想觉得蛮奇怪的。

第二天，慕容策要纳我为妾。

哈，哈，哈哈哈哈.....我在心里笑翻了。东京城里多少俊杰排队哭喊着要做本公主的驸马，你这蛮族王子，让我当你的妾？

当就当吧，反正游戏快结束了。

二十

老七住到明霄殿以后，我对她是真不放心。那个头发长智商短的丫头，能糊弄得了慕容策吗？他随便提两句我们以前书信里的话，或者让她跳个观暮舞，她就露馅了。

不过，慕容策好像一直没发觉。

直到在木魅园的梅林里撞到老七，她才发现原来我一直「潜伏」在慕容策身边。

我猜她一定气疯了，白白害她来当冒牌货。但她也不敢揭穿我，揭穿我就是揭穿她自己。

没过多久，慕容策回西州去了，我可以尽情地浪了。

我调动西京全部的暗卫和内应，与冯观棋里应外合，光复了西京。

冯观棋器宇轩昂地杀回行宫，在玉休殿外，他急切地喊道：
「去找五公主！」

我可不会天真地以为他是担心我的安危，他是怕我趁乱跑了，跑回东京去，拿冯观心被俘的事在父皇面前告状，给他挖坑。

和冯观棋一起待在行宫的日子真是无聊透顶。这个纨绔太子一放松下来，就本质暴露，开始寻欢作乐。我知道慕容策还会打回来的，我们根本守不住。

我想跑，离开这个倒霉地方。但冯观棋把我盯得很紧，我们一起长大，他死也要拉着我一直死。

很快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。

刚开始非常抓狂。怀了慕容氏的孩子，我还怎么回东京！冯家人会怎么埋汰我！

后来慢慢转变思路。我寻思着，其实这孩子，也是个好东西，可以和慕容策交易的好东西。

我开始在西京和行宫做一些布置，安排大量暗卫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春天的时候，慕容策果然打回来了，很快兵临城下。

我真诚地对冯观棋说：「三哥，你跑吧，我还留在这，继续给你当内应，咱们一定还能死灰复燃，卷土重来！」

冯观棋倔强地说：「不，再丢一次西京，我就是在朝廷面前再丢一次人。我丢不起这个人，五妹，委屈你一下！」

他下令把我押上城墙，给慕容策展示。

傻乎乎的冯观棋啊，他以为慕容策会因为心疼我，把到手的西京城放弃掉呢。

我对他来说，只是个妾啊，重要性跟一只贵重点儿的鸟差不多。

果然，慕容策没理我，下令攻城。

说实话，当时心里还稍微难受了一下。

然后也就看开了。我从没把真心给他，又何苦要求他如何如何呢？

二十一

城破以后，再见到慕容策时，我还是有点压抑不住的小激动。

我想，我是喜欢他的。这样一个男人，长得好看，又能打，没什么弯弯绕的肠子，还「痴情」得很，东京那些俊杰，没有一个人能跟他比，没有一个人比他更配做我的驸马。

我想让他做我的驸马。他做了我的驸马，我的孩子就是西州王位继承人，到时候，冯氏哪个也不敢欺负我了，我想欺负哪个就欺负哪个。

冒牌冯观暮再回到行宫时，我心里没来由地感到厌烦。

以前我也很讨厌老七冯观夜，但这次的厌烦达到了历史峰值。我开始认真地考虑，怎么让她消失。

她居然主动说要见我。

在明霄殿，姐妹俩见面，没有互诉衷肠，没有抱头痛哭，冯观夜跳着脚怨我把她推进了火坑。

我静静地听，微笑着听。

然后问她：「那你想走吗？我可以帮你离开这。」

「真的吗？」冯观夜立马换了一副表情，可怜巴巴地扯着我的衣袖，「救救我。」

我俩商量好了对策，决定第二天行动。从明霄殿出来，乐乐劝我：「公主，别管她了，咱自己还忙不过来呢。」

我望着天边暮色，「我想让她尽快从我眼前消失，她横在我和慕容策中间，后面的事我没法做。」

后面的事，我已经做好了规划。

现在这个行宫，暗里都是我的人。只等一个时机，控制住慕容策，逼他做我的驸马，然后杀掉他，让我们的孩子继承西州王位。

到那时，西州就是我的了。

所以，冯观夜这个「王后」必须消失。

第二天，我假装肚子疼，骗过了守卫，让冯观夜顺利逃出了明霄殿。

殿外有我安排的马车，等着带她出宫。

她高高兴兴上了马车，心中向往着东京的似锦繁华。

可她不会知道，这辆马车永远不会带她回东京了。她将驶向的，是无尽的黑夜。

二十二

我明白，冯观夜的消失，很可能激怒慕容策。

他打我耳光、杀我身边的宫女，这些行为都是在我预期内的。

看着乐乐的脑袋落地，我没有太大的反应。等事成以后，再好好为她哭吧，现在我没有精力。

但唯一在我预期外的，是冯观心那个蠢孩子又被慕容策活捉了。

不用说，肯定又是冯观棋使的坏。

更让我想不到的是，慕容策要带我现场观摩处死冯观心。

「我不去！」我坚决拒绝。

冯观心会认出我，会毫不犹豫揭穿我的身份，死也要拉上我垫背。

慕容策不依我，强拉着我来到刑场。

看到冯观心眼睛上蒙着布，我稍稍放心了点。

他被行刑时，呼喊着我和冯观棋，让我们救救他。

我心里感叹，六弟，要不是你母妃太作，你也不至于这下场。

本来，他可以舒舒服服待在东京，做他尊贵的皇子。但贵妃太希望自己儿子建功立业，就让他跟着太子一起来岳关阻击蛮族人。

贵妃的设计是，让太子在前面打，让冯观心在后方管管粮草之类的，没想到太子暗中使坏，骗冯观心深入敌方，被捉个正着。

然后贵妃就把冯观夜送来换自己的宝贝儿子。

而这次，不知道冯观棋又用了什么把戏，又把自个儿的弟弟坑了一回。这回大概不会有人救他了。

想到这，我发现冯观心眼睛上的布被取掉了。

我赶紧装作不忍地背过身，慕容策却非要把我扳回来。

完蛋了，冯观心他看到我了。

果然，他朝我大喊起来：「五姐！冯观暮！你好狠的心！」

我本来想再多伪装一阵子，等时机成熟再和慕容策摊牌。

可现在，形势都烧开锅了，还管什么时机熟不熟。

好在，我的暗卫随时就位，可以一战。

这一战，慕容策败了，我险胜。

二十三

故事讲到这里就暂时讲完了。

回到现在，玉休殿的书房里，我看着手下败将慕容策，感慨万千。

最开始我不想与他为敌，甚至不想与他有任何交集，蛮族人打来的时候我只想逃离行宫。后来兜兜转转搞成这样，我告诉自

己：我都是被逼的，我就是为了自保，还有保住冯氏的江山。

虽然我痛恨冯氏的所有人，但如果冯氏倒了，我也立不住。

目前看来，计划进展顺利，唯一让我不爽的，是慕容策此时看我的眼神。

冷漠阴沉，莫得感情的眼神。

想象中的愤怒、悲伤、仇恨全都没有，他好像非常平静地接受了现实，目光如一片死寂的深湖。

「小鸟，怎么还不杀我？」他问我，语气有点嘲讽，大概是觉得我胜得不光彩。

「杀了你，我的儿就没父亲了。」我摸着肚子。

他眼里的湖水微微一晃，旋即笑道：「我当是什么大事。你再找一个驸马做你儿的父亲就行了，你曾经不是在信里说，东京俊杰排着队要做你的驸马。」

「那么.....」我望着他，「你做我的驸马可好？」

他眼里的湖水泛起波澜，「怎么，你现在终于愿意了？」

当初我死活不愿意要他这个驸马，在信里无情地回拒了他的求婚。

我问他：「那你现在可还愿意？」

他轻叹一声，「冯观暮，我们恐怕是无缘了。」

二十四

慕容策，他拒绝做我的驸马。

他看出了我的企图，知道如果我与他成了名正言顺的夫妻，我们的孩子就拥有西州王位的继承权，我再杀掉他当「太后」，西州就归我了。

他曾经很想把西州与我共享，但现在不愿意了。

他说：「冯观暮，你是一个魔鬼。」

我下令把他投入死牢，皮鞭伺候，打到他顺从为止。

白天他被打得遍体鳞伤，晚上就会有大夫去为他上药治疗。现在我们没成婚，他还不能死。

有一天，我去牢里看他。他被吊在刑架上，浑身鲜血淋漓。

只有他的脸完好无损。我不让他们动他的脸，我喜欢他的容颜。

「慕容策，你想好了吗？愿意做我的驸马吗？」

他笑道：「小鸟，你配吗？」

我也笑道：「小鸟不配，但冯观暮配。咱俩是绝配，青梅竹马，势均力敌，我俩结合，没有人是我们的对手了。」

他问道：「那你之前怎么不愿意？」

这个问题，我没有回答他。

二十五

慕容策被我囚禁的事外面人并不知道，我严密封锁了消息。

西京城外驻扎了十万西州大军，他们还以为自己的王仍好好地在行宫里运筹帷幄，谋得天下呢。

这种事肯定瞒不久，我也只能先强行撑着，等孩子生下来就好办了。

但不知怎么回事，冯观棋突然有了异动。他不好好在岳关守着，竟带兵杀回来了。

美其名曰：救六弟！

早干吗去了，你六弟孟婆汤都喝完了好伐。

我猜，我身边有内鬼，把慕容策被我控制的消息报告给了冯观棋。冯观棋怕我掌了西州的权，一定要来搅个局。

当年，慕容聪来东京提亲，我不愿意嫁，冯观棋非常热心地自作主张，把慕容聪杀掉了。他就是怕我成为西州的女主人，以后威胁到他。

他为了己一私利，最终给梁国引来大祸。

我也身不由己地卷了进来，变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。

我没有多少兵力，我手头的力量都用来控制慕容策了。冯观棋势如破竹，很快打到了西京。

不知怎的，冯观棋这次战斗力爆表了，一举偷袭成功，把城外十万西州军打得溃不成军。

我捧着肚子，一路小跑来到死牢，见到了慕容策。

最近这些天他没有再挨打，加上治疗得当，伤好得很快，整个人看上去很精神。

我让人把慕容策的镣铐打开。

他研判地看着我。

「你快走！」我气喘吁吁地说，「我给你备了马，有暗卫保护你出城。冯观棋来了，你千万千万，不能落到他手里！」

落到冯观棋手里，他就死定了。

他看我的目光慢慢变了，「那你呢？」

「他是我哥哥，对我好着呢。」我潇洒地挥挥手，转身离开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

二十六

从牢房往玉休殿走，我满心只剩绝望。

这次落到我的好哥哥手里，我是死定了。

对冯观棋来说，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。而且我暴露了自己的野心，他不会容我。

六弟、七妹，斗地主二缺一吗？五姐我马上下来找你们了。

走着走着，我的肚子开始疼。走到玉休殿时，裙子已经被血湿了一大片。

我的孩子，着急着要出生了。

我深吸两口气，镇定了一下自己，对身边亲卫说：「你们在门外等会儿，我进去生个孩子。等我生下来，你们就把孩子带走，带到哪儿都行，别落在冯观棋手里。」

「是！」

我关上门，一个人在床上躺下来。

滔天剧痛袭来。

我一阵清醒一阵晕，磨磨唧唧到天黑，孩子还是没生下来。

外面，隐约传来拼杀之声。

冯观棋，杀过来了。

我的人不多，抵抗不了多久了。

我大睁着眼，望着承尘。慕容策，你害死我了！

我听到有人进了玉休殿。

我听到有人往这边走。

我听到刀尖碰撞器皿的声音。

又是一阵剧痛袭来，我喊道：「慕容策，救救我！」

没想到，慕容策真的出现了。他踹开门进来，当啷扔了刀，跑到床边。

「冯观暮……」他握住我的手，「你怎么样？」

「你咋还没走啊？快走……冯观棋要来了！」

「冯观棋不会来了。」他用大拇指擦拭我脸上的泪水和汗水，「我把他打跑了，他不会再来欺负你了。」

「真的吗？你有那么厉害吗？」我疼得龇牙咧嘴，还不忘质疑他。

「我要是不厉害，早被你们兄妹这对妖怪吃得骨头都不剩了！」

我松了一口气……可以放心生孩子了。

「慕容策，我渴，帮我倒点水。」

「好，好.....」

「慕容策，我冷，你把门关好。」

「好，好.....」

「慕容策，我疼，把手拿来给我咬.....」

「好，好.....」

二十七

第二天黎明到来时，我和慕容策的儿子诞生了。

西京也恢复了平静，前夜的血腥被朝阳抹去。

慕容策给儿子起名慕容黎，我不同意，说孩子要姓冯，我们冯家公主的孩子都随母姓，驸马没资格冠姓。

最终，我俩互相妥协，孩子有两个名字，慕容黎，冯黎。

冯观棋东躲西藏了十多天，被逮住了，送到西京行宫交由慕容策处置。

慕容策问我：「暮暮，你想他怎么个死法？」

我兴奋地思索了半天，最后说：「还是.....由你来定吧。」

「你是不是不想让他死？」他看透了我的心思。

我承认我是心软了。

我母后死得早，父皇不宠我，要说从小到大谁跟我最亲近，还是我三哥。

虽然那家伙坏得流脓，但我跟他彼此彼此，谁也不嫌弃谁。

我也知道，不管我想不想让他死，他都得死。他是慕容策的杀父仇人，慕容策这个仇是报定了。

不过还没等到慕容策动手，冯观棋就自杀了。他这个人没别的优点，就有一条：有骨气。这方面我们兄弟姐妹都不如他。

得知他的死讯，我流下了一滴怅惘的眼泪，仅此一滴，多一滴都是浪费。

冯观棋死了，梁国在岳关以西的势力彻底瓦解。

慕容策将王都迁到西京，称西州王，将西京行宫改为王宫。

这天黄昏，秋雨刚停，西边晚霞红润润的，一道彩虹把暮色点缀得分外清艳。

慕容策抱着儿子，和我漫步在夕阳下。

他说：「这王宫里，还差一个王后，五公主有兴趣不？」

我说：「你不怕我到时候把你杀了，让儿子继承王位，然后自己当太后垂帘听政呀？」

他自恋地说：「你舍得吗？」

我笑了笑。

他又说：「暮暮，我还是想知道，当年我跟你提亲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愿意？」

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不喜欢这个人。

现在为什么愿意了呢？

因为，我喜欢他。

番外

天骊十七年，慕容策随父王慕容聪来到东京。表面目的：提亲。实际目的：与梁国皇帝冯潇谈判机密国事。

父子俩同时到东京，目标太大，慕容策就易容改装，扮成侍卫跟随在慕容聪左右。

结果，慕容聪和冯潇谈崩了，二人的塑料友谊宣告结束。

但冯潇还是同意履行婚约，让慕容聪把五公主冯观暮带回西州。

临行前，太子冯观棋设宴款待慕容聪，说这顿饭也算为妹妹饯行。

宴席上，扮成侍卫的慕容策第一次见到冯观暮。

她比他想象中好看多了，还没什么公主架子，举止大方得体，说起话来风趣幽默。

她还当众献艺，跳了一支观暮舞，惊艳全场。

慕容策一下子就沦陷了。

两人从小通信，他对这个青梅竹马说不上爱得死去活来，就是比较感兴趣，还算喜欢而已。

求婚时在信里对她各种肉麻表白，更多是政治需要，西州需要娶个梁国公主，而且梁国皇帝那么多子女里，只有冯观暮是嫡出。

而这次见到她，他却是一见钟情。

舞跳完了，太子冯观棋突然发难，四周侍从亮出刀剑，砍向慕容聪等人。

冯观暮一脸的蒙，显然她也不知道这是啥情况。

殊死拼杀之后，只有慕容策逃了出来。但太子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他逃不远。

正走投无路时，冯观暮扯住了他，「跟我来！」

她带他进了一条密道，告诉他：「在这里躲三天，等外面放松警惕了，你再自己想办法出去吧！」

他正想开口说话，她制止了他：「不要谢我，姐只是个传说。我救你，是想让你回去给慕容策带个话，他爹的死和我无关，冯观棋的计划我事先不知情，以后别找我算账。」

三天后，慕容策逃出东京，回到西州，起兵攻梁。

一年后，西京被攻破。冯潇和他的妻妾子女都在西京行宫过冬，要不是跑得快，差一点就被慕容策一勺烩。

当晚在玉休殿慰劳将士，慕容策微醺，忽然想看观暮舞。

他让人去找会跳舞的宫女来，过了一会儿，来了一个人。

他定睛一看，哟，这不是观暮舞的本尊，冯观暮本暮？

她没有认出他。在东京时他易容了，和现在的模样差别很大。

搞笑的是，她居然假装成宫女，可怜巴巴的样子。

她想干吗？

要不，先不拆穿她了，陪着她，继续表演下去吧。

该盐选专栏共 23 章，95% 未读

继续阅读





盐选专栏

庙堂之下：势均力敌的虐恋情深

销宝卷

共 23 节

会员专享 ¥19.00

发布于 2020-09-16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